

大金国志

大金國志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

宋宇文懋昭撰

歸葉山房校刊

紀年

章宗皇帝上

在位一十九年

章宗皇帝名璟世宗皇帝孫顯宗允恭之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寬裕溫和朝野屬望母趙氏卽故降授千牛衛將軍鄆王楷之幼女世宗時封原王爲正嫡孫遂得立爲嗣居春宮未及二年而世宗崩正月甲午卽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

明昌元年

時宋光宗紹熙元年也

二月文武百官各增二級甲辰祀上帝于南

郊乙巳享大社丙午享大廟

三月賜高年孝悌力田者粟帛有

差鰥寡孤獨優加賑卹遣大臣巡視天下風俗

四月翰林學士

兼樞密院張克已參知政事以有建儲之勲也

左僕射知中書

省李詰烈加太保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爲右僕射直學士吳與權兼侍中 夏國入寇嵐州又寇石州

明昌二年

時宋紹熙二年也

正月加上太后趙氏尊號曰壽福御宣華殿集

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諸伶人百端以爲戲樂

三月拜經童爲相經童者僧童也 五月封監女爲貴妃監女者

大金有官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者皆入此監以爲奴婢所不齒

者是時內庭之事惟貴妃之言外庭之事惟乞兒李點檢之說于

是朝綱不正軍民胥怨 回鶻國遣使來貢 西夏陷鄜坊州又

攻保安軍

明昌三年

時宋紹興三年也

二月內侍江淵除內都知省淵益恃恩用事主

之登極也尊禮大臣事不自決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于宮宴

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措問酒酣各賦詩盡懽淵出入宮掖大受

四方饋遺國體始弱矣

明昌四年

時宋紹熙四年也

十月誅鄭王允蹈世宗第六子于屬爲叔先是

允恭太子旣薨允蹈次長當立樞密院張克己以宮僚私意贊立太孫然允蹈性寬厚母亦趙氏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家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孫旣立每見之有愧色是時主日久酣飲外間章奏不許通京師謠言云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赤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同見人心危疑且聞主嘗憾之密謀立鄭王而鄭王實不知也其妹夫唐适蒲刺兄察爲統軍與高等相會于菩提寺高泣謂察曰皇帝昏惑不能君道公可與弟同達意于鄭王王亦許之由是謀議漸廣高從兄爲中山守志同弟志寧爲從中起內侍俞三德素惡江淵高密結之伺主動靜爲應會唐适家二奴以資易馬與張衛爲适所逐具

送大興府鞭之适婢春英先與張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于看位見張從外來隔窗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衆謀立鄭王二奴詣大興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皆同遂密奏主時與鄭宸妃張婕妤皆醉臥未興申漏六刻江淵以水沃面徐告其故夜遣東墜主李白曜西墜主張飛龍御前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獄成鄭王允蹈及駙馬都尉唐适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並賜死餘同逆者夷三族其誅鄭王詔書曰天下一家詎可窺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逭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于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于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奚窮是時主淫佚自用聽讒多疑旣誅允蹈又黥其伯允中于平陽

明昌五年

時宋紹熙五年也

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辨據五國城以叛

初大辨鄭王允蹈之子也允蹈二子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封遂寧郡王明昌初遷愛王大辨居閒常說其父曰太孫旣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如乞外鎮可以自安允蹈不從然東宮黨以其性寬不疑太妃與允蹈母爲姊妹每相慈愛張克已等獨以大辨爲疑方大辨之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至稱云南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王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邪尤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在趙貴人處年十二始遣出會蒙人累寇邊大臣議遣親王統兵鎮撫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年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及允蹈之誅也其奴樵夫者急遣人往報愛王使爲備越三日以密詔令五國副都統邪律康孫圖之

康孫旣至與其心腹完顏天應謀之天應得密詔許諾徑以攜入
示愛王垂淚言曰四大王已死耶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
無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大恩今日主上所爲非人理不
可坐受戮辱盍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起拜曰惟公命翌日嚴備
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殺耶律康孫知事泄哀泣祈出都與客
骨孛興曰無此事大王且勸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
驛而死次日愛王爲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國兵七
萬人爲城守計三路提點万俟兀馳驛奏愛王叛國主遣皇弟東
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武定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
遇愛王將骨孛興與戰河北兵大敗瑜僅以身免 三月大起河
東陝西路簽軍一十五萬上京路簽軍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
等分路攻討約會于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書

記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以君討臣今茲之來頭執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于大朝爲討之愛王許諾遣大雅往聘約以其子雄爲質破國之後軍儲金帛惟其所取許之五月完顏進等兵至東堙津骨亭興戰敗退保五國城進追至城下因圍守愛王遣親將禾寶奴當狐北口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輒爲所奪進軍乏食天時方暑率皆飢困二十七日國主遣完顏宗慶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辰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漸明大霧四起遣上國兵四千人藏伏北山之下以糧車自東上鳴鼓張旗運夫呼嘯寶奴出兵襲之勝負未決伏兵倏起奪其城植旗其上寶奴出兵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見執急留其妻兄兀律卿與子雄守城自往北路至平

天漠而大朝將兵已至愛王大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大朝首將稽首相見奉獻金寶十車首將喜曰大王無慮待耶與戰北人言我爲郎也兵將至五國進等與戰北人禿體大搥以入以一當百進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是年六月宋孝宗崩嗣帝光宗臥疾猶未能出就內中成服秋七月光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爲寧宗遣使鄭湜來告登位范仲玉副之改明年曰慶元

明昌六年

時宋寧宗慶元元年也

自愛王之叛師旅大喪頗憂之太后亦勸主

勤國事江淵等每以權言解之曰兵師雖敗死亡無多鄭宸妃執盃勸主遂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勝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皇帝成疾主喜復縱飲達旦以是爲常宸妃者故南宮華原郡居中曾孫女也在世宗晚年甚嬖之江淵及內侍江從一季璉侍上宴因言昭儀善舞主見而喜令淵納之集慶宮晨夕往焉主時

或酣醉日晏不果視朝三省黃案委令裁決昭儀或坐膝上批詔
內降慧黠便媚善能諛諧淵時獻珍寶服玩以相固結太后以爲
言主令改姓鄭號宸妃 明昌盡六年

承安元年

時宋慶元二年也

是年內侍御江淵用事太后與主皆信之淵公

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或以事故不入則機務填塞不卽報
下張克已等朝夕候其門下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喪師連年淵皆
不卽以聞完顏偉上疏諫在都堂慨慷謂右諫議鄭遂良等曰太
宗皇帝與忠獻忠烈王百戰以有天下忠烈王臨終以夏人蒙人
爲憂遺奏極切今乃內外偷安惡聞敵患獨不聞耶律趙氏將亾
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御史劾其短除名爲民徙居代州偉
乃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耿介習兵事偉旣貶中外
惕息

承安二年

時宋慶元三年也

是年天下大旱山東

路間寇盜屯結至萬

餘人樞密院奏遣右統軍完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五千軍裝悉令自制高見樞密謝世虛言軍怨冒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主曰高等欲以此相恐懾邪二人皆罷別遣龍虎將軍張天翼江淵仍奏遣其弟副都知省事江源監其軍祕監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常用之河東之戰忠獻王粘罕椎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自龍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親總軍今忽變更舊制士心亦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于待漏院淵揚馬過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家兄弟邪邁遂求出知鄭州淵怒其抵抗改移潞州兼督軍糧欲以乏軍興之罪令其弟害之邁哀祈于左僕射完顏真真言于淵遂寢新命十二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所調之兵怨語藉藉懼爲已害歸白其兄乞免行

天翼因其懼令奏諸朝求添賜庶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爲具文支給減裂至安肅軍天翼懼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執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臣不知爲計急奏求援

承安三年

時宋慶元三年也

春國主幸蓬萊院內宴內侍都知江淵與焉時

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視其篆識多南宋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解之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以爲陛下用耳宸妃嘗與主同輦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國主于蘇山輦至築巖洞于芳華閣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于東明園主登其閣見屏間畫宣和艮嶽間內侍余琬曰此底甚處琬曰趙家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敗家先帝命圖之以爲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

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謂曰我嫌余琬來破壞我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謝時朝政多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余淵時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二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木良器上疏諫貶濮州同知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終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章宗皇帝中

承安四年

時宋慶元五年也

二月詔建太學于京城之南總爲屋七十有五

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秘省新所賜書東序置三鼎彝俎豆敦盤尊
壘及春秋釋奠合用祭器于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召郡國
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下子孫竝入學受業每季臨觀
課其優劣學徒甚盛諸生獻詩頌及賦者四百人國主博學工詩
曾于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
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

先皇顯宗亦嗜詩曾于世宗朝右相石琚生日賜以一詩云黃

古今圖志 卷二十一
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絺歸里社冠蓋盡都門善訓懷師席
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元元又次高駢風箏韻云心
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亂雲
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之旨也

九月太后趙氏薨太后寢疾時主入白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
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爲煬王所殺叢冢
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奠享我不敢費公錢
我自有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時省得我死瞑目矣
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遠
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建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侍侯
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
厭苦聞有度僧之命遠近犇就遂及五萬人于寺旁建八寺以處

之右諫議胡列璧諫不省 時國兵屢敗愛王處和龍北凡國家
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未已心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
以酒嘗乘小馬命宮人攜酒殽鼓樂徧趨池館意之所悅必留飲
至夜嘗一日謂魯王琚曰蹈叔父子如此倣者必衆人多勸我莫
與汝等語琚泣曰兄弟不信尚誰信邪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
以一槩疑之由是諸王皆緘默如痴風焉

承安五年

時宋慶元六年也

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深入加以荒旱所在盜

發嘗遣秘書監虞世奔說愛王以世襲王封竟不得要約而還

是年大軍大舉深入至斯波川驅兵十日以俟河冰合和龍帥完
顏太康集兵禦之于東津大軍長驅而前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
人椎冰伐柴薪燒川燎于岸刻木爲舟中積熾炭冰不能合大軍
在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 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